

## 鲁迅的现代意识

王吉鹏,李 进

(辽宁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鲁迅的现代意识引领中国重构精神文化体系的探索历程,打破传统意识统治而倡导域外文艺译介;同时他剖析国民劣根性,旨在点亮思想革命之火,燃尽中国陈旧的思想意识,使中华民族涅槃新生;猛烈批判守旧派的理论主张,以进化理念来呼唤中国民众觉醒,希图建立崭新的意识结构。鲁迅的现代意识对中国向现代过渡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和启蒙意义,在中国精神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永恒的一页。

**关键词:**鲁迅;现代意识;文艺译介;思想革命;进化理念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1)02-0039-04

鲁迅是经历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先驱思想家,他所坚持的是用破坏去建设,因而打破传统,借鉴西方,希求通过毕生的执着探索来完成中华民族与现代意识的接轨和相融,他所坚持的意识革新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里程碑,正因为前所未有,而显得弥足珍贵。

### 一、打破传统意识 倡导域外文艺传播

西方现代意识的引入和吸收是一个艰辛的探寻历程。鲁迅在与西方文明接触后,打破传统意识统治,构建起了现代意识体系。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若想屹立于世界,必然要接受现代意识的洗礼。现代意识是指人对社会、政治、科学、文化等具有现代化的理解、掌握以至运用的一种思维方式。现代意识代表着世界最先进的意识发展方向,是对现代社会现象的反映,影响着全人类精神系统的变化趋势。处于前沿的思想意识正是打破中国传统禁锢的武器,如果能很好地加以利用,中国传统意识领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积极的因素总是被先觉者敏感的体悟到,鲁迅正是其中之一,他通过自己的思考,推动中国的精神文化向现代不断转变。

批判一切传统,构建新的秩序体系。传统代表着一种旧有秩序结构,然而随着新思想的引入,传统意识便显得滞后无生机。鲁迅极敏锐地观察

到这一点,他认为中国要想获得新生,就必须将传统意识打破。中国人写文章和说话总是两套方案,这种脱节使得文学对人生的指导意义减弱,因而他支持白话运动,以小说创作实绩来进行声援。他的《狂人日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直传颂的经典,以第一篇白话小说的地位载入中国文学发展的史册。同时,他向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发出挑战,认为纲常伦理将中国人的精神折磨得如死灰一般,缺少独立的人格。他批判中国传统孝道的尊卑观念,认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sup>[1]140</sup>同时对当代的人提出希望,“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sup>[1]135</sup>对于妇道,他对所谓“贞烈”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对这一违背人性的纲常伦理进行猛烈的批判,“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sup>[1]130</sup>同时对破除旧的妇道提出了希冀,“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受正当的幸福。”<sup>[1]130</sup>正是在这种对于传统的批判中,鲁迅为新的意识体系建立做出极大努力,他希求破旧而立新,使新的意识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生根和发展。

呼唤精神的自由,呐喊人的觉醒。人性的解放是鲁迅现代意识的深刻之处。中国人向来被极

收稿日期:2011-01-17

作者简介:王吉鹏(1944-),男,江苏东台人,教授,研究方向: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重的枷锁控制,没有个人的自由。听之任之的心理笼罩整个中国的意识领域。“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拆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代的青年的使命!”<sup>[1]225</sup>中国旧有意识阻碍了中国人的精神觉醒,必须打破这些才能产生崭新的中国意识。因而,他呼喊青年去破除一切,激发他们力量的爆发,渴望涅槃出一个新鲜而明亮的新人间。中国有骨气的人就应该敢于向一切说反抗,用强烈的批判精神来震惊中国人的魂灵。自由是一种心灵的无拘束状态,任何旧有思想都不能剥夺中国人独立感受和思考的权利,一个人的定义是可以从内心最深处去感受真实的自我存在,这是个人属性的彰显,不受任何制度、组织约束,正如《伤逝》中子君所说的:“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强烈的自我意识正是人性所应有的品格,不屈不挠,无惧无畏,是现代意识带给中国人的精神启蒙意义,张扬着自我和人性的坦然表达。

正是为了对西方的思潮进行认识、理解和传播,鲁迅开始了对域外文艺作品的翻译工作。他尤其对那些能激发民族反抗意识的作品给予关注。他翻译了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果戈里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作者是企图借助域外文艺家对他们民族苦难的描绘来引起中国人的民族危难意识的思考,通过域外革命和抗争之路来激发起中国民众的反抗之心和意志觉醒。同时他对翻译家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鼓励,认为他们正在做于人生有意义的事。鼓励他们以直译的方法来完整地呈现域外艺术。“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倒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sup>[1]418</sup>在《写在〈劳动问题〉之前》中写到:“译文必十分可靠这一点罢了。但译者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和诚意,我是觉得的。”这是对翻译家的诚恳和尽心的肯定。正因为翻译求的是一个信,可靠极其重要。“译得‘信而不顺’的之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却令人迷误。”<sup>[2]352</sup>鲁迅正是以其对域外文艺的译介来丰富中国的文艺界,希求通过这种传播可以给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带来新生。

## 二、剖析国民劣根性 主张思想革命

鲁迅以极其深省的眼光认识到中国国民自古而传的劣质属性。他通过对民族劣根性的猛烈批判,以现代意识来审视中国人的精神和灵魂,认为只有一场思想的变革才能拯救满目疮痍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洞悉国民劣质,批判犀利而深刻。中国经历五千年流传而步入二十世纪之时已步履艰辛。鲁迅反观中国人的精神根柢,发掘五种劣质性制约着中国的思想进程和意识重构。首先是中国人的奴性。这是自古以来便笼罩着中国人的精神枷锁。这种奴性已经将中国人麻木,完全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中国人的状态一直只有两种“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sup>[1]225</sup>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做人的资格,一直都处在被奴役的转台上。上面总有一个皇帝,自己永远不完全属于自己,精神永远是不自由的,奴性意识使中国人变得羸弱无骨气,气质也越发衰微。其二是中国人的卑怯。中国人凡事总是有所畏惧,缺乏一种现代的大无畏精神,于是造就了无边的沉默。“这百余人,就证明着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sup>[3]132</sup>“‘公理战胜’的牌坊,实际是战败了。然而败于金,败于元,败于清。”<sup>[3]107</sup>中国人的卑怯使得“民气”变得飘渺不可寻。最后自暴自弃,反而以为得胜,这是多么的可悲。其三是中国人的惰性。这种惰性是一种不去改变,听天由命的固守。这种惰性的表现形式不一,而最常见的便是听天任命和中庸。听天任命貌似符合自然辩证法,实则缺少个人的创造和努力意识。中庸在中国国民意识中则更表现为常态。“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sup>[3]152</sup>中国人一向都不去争先,以至于民气不足,没有勇气和动力。其四是中国人的世故。凡事总要先见风使舵,墙头草一样的过活。无论是勃古斋的小伙计兜售冥书,还是在别人孩子满月酒上的“这个孩子嘛,哈哈”,都典型代表着中国人的世故哲学。这种世故使得中国人失去了真实的做人准则,那种君子坦荡的胸怀荡然无存,而徒留的仅是圆滑世故的市侩相。其五是中国人的自以为是。中国人一向爱自命清高者居多,总是自尊自我排除众数,“人总是自以为是的。”<sup>[3]131</sup>鲁迅将中国国民劣根性揭露得淋漓尽致,以此来激励中国民众觉醒,正视自身的劣势,努力去寻求变革。

鲁迅意在打破瞒和骗,建立新的文化结构。中国人一向不敢正视现实,以求用假的名目来掩盖真实的迂腐。鲁迅则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病态,“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sup>[1]251</sup>没有勇气去正视,于是就不能,既而则变成自然于不见了。从而也必走着旧有的老路,没有问题发现,没有缺陷可改,没有不平之音,也便得不到解决,改革和反抗。“鲁迅认识到文艺应当反映现实人生,写出它的血和肉。”<sup>[4]55</sup>他呼吁建立起新的文化结构,以此来改革旧有的体制。“思想革命,诚哉是最重要不过的事情。”<sup>[3]24</sup>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推崇尼采的个人主义和意志主义,形成了他早期的‘重个人,轻物质’的思想。”<sup>[5]38</sup>对于改造中国的传统,发展个性,凸显个性才是最为关键的,重建中国文化的结构,打破瞒和骗的局面,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化结构,以思想解放和张扬个性为主要手段,兼收并蓄的态度来重构中国的文化精神,将独立、自由、平等和民主为主要理念扩展到中国崭新的文化结构中来。鲁迅这种“别求新声于异邦”可谓独具慧眼,将鲜活的理念移植到中国的思想中,无疑对中国古老文明是一种新秩序的建立,让昏聩而陈旧的文化重又焕发希望。

鲁迅鼓舞青年拥有“敢”的精神,呼唤“真”的愤怒。青年是民族的未来,激发起青年的抗争精神是鲁迅一直所追求的。他通过自身的经历和认识,对人生对中国现状有着精确的审视。他以为青年所多的是生力,应该有无畏的精神,不要轻信他人给予的人生指示,而要遵循个人的独立意志。“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他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sup>[3]59</sup>勇敢的向前走,不畏前途如何。“世上如果真有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sup>[1]45</sup>“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造就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sup>[1]225</sup>中国人应突破卑怯,去追寻个性自由,则民气兴盛,国家可屹立。这种现代意识带着改变中国自身劣势的可能性,为更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条件。这种“敢”的精神气概正是中国所需要的。这种新的复仇是一种人格上的觉醒和愤怒。以这种决绝的反抗方式

来争取中国的未来是必然会有成效的。“见了酷热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这种沉默‘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sup>[3]53</sup>当这真的愤怒到来之时,也便真正拉开中国接受现代意识渲染的序幕,中国真正独立于世界思想文化之林的时机成熟并将最终完成这种变革。

### 三、批判守旧派谬误 崇尚进化论理念

鲁迅的现代意识中,永远有着新和旧的交替,他与文人社团的守旧言论进行辩论,对国粹主义者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这种守旧于改革无益处,同时更从西方的进化理论中汲取精神的力量,提出合理发展的理念,这对中国向现代发展极具启示意义。

与守旧文人社团论争,瓦解旧派理论体系。鲁迅将本国的守旧派言论进行分析,针对其理论缺陷进行攻击,将复古派文人学究彻底打败。鲁迅批判杨荫榆的“寡妇主义”,病态保守的禁止青年的思想和活动的自由,“所以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sup>[1]282</sup>吴宓是想要从古老中国的精神资源中需求改革的方法,重拾古国文化精髓。然而这种取法无疑不见效果,只能挣扎死守,无所改进。“国学家崇奉国粹,文学家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sup>[1]225</sup>他批判《学衡》的复古主张,以为古书骈文并无救国之法。“夫所谓《学衡》者,实不过‘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豪光。”<sup>[1]397</sup>将旧文人的言论批驳得体无完肤,其理论体系随之溃倒。“如此‘国学’,虽不艰深,却是恶作,真是‘一读之欲呕’,再读之必呕矣。”<sup>[1]407</sup>在讽刺中将复古派的穷途一语道来。

审视国粹的内涵,认清保古家真面目。国粹到底是什么,以何物为精华而发扬下去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国粹进行审视,认为中国的文化根基需要彻底的改革。“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永远挂在照相机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sup>[1]196</sup>这是对畸形文化心理的批判,中国人对这种错位的“国粹”总是痴迷,以至于这种文化心理影响了中国的创造,使精神状态衰微。他的质疑在于延续千年的古老文明到底带给中国什么,是否能给中国带来希望。“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sup>[1]322</sup>国粹既不能给我们带来保种复兴的资

源,何以我们固守它不放,不去寻求新法。他十分赞同朋友的话“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sup>[1]322</sup>这实在是值得反思之处,中国所需要的是新生,“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sup>[1]322</sup>这就在于保存是第一要义,保古家发出“匪今斯今,振古如兹”的昏昏之言时,鲁迅给予了极大的否定和批判。中国人真是可悲,“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生者怎样的心肝。”<sup>[3]46</sup>这种痛彻心扉的哀叹包含了多少无奈和沉痛的心绪。如果不革新,中国人的生存将处于危急状态,更何况于保古。

支持进化论,坚持合理发展的原则。鲁迅现代意识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认为人类是一直向前推进的,历史的尘埃里一切都是过客,生命一往无前的向前奔跑。这种意识和他早期接受西方进化理论的熏陶有关。他曾指出“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sup>[1]302</sup>一切都不过是生命长河中的一瞬,承载过去,通向未来,只是完成生命流转的使命而已。这种“中间物”意识使得他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了宏观的把握,这种由微观而反射到宏观的思维结构使其理论体系更深远

而广阔。他呐喊着:“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sup>[1]375</sup>生命不断地进化,一往无前的推进,将不断更迭的文明向前传递,无穷无尽的前途在跳跃着。这是鲁迅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种接受和理解,他极具眼光地看透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不断的进取才会有光明的曙光。“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sup>[1]376</sup>始终把不满足的精神作为人类向前进化的动力。依据这种进化理论他坚持合理发展的原则。对于生命,“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北京通信》和《忽然想到(五)》中反复陈述了这种认识。“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措,也不要紧。”<sup>[1]375</sup>这种行动力是鲁迅所一直推崇的。他以为果断的行动起来,把人生用行动证明意义是必要和可行的,“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鬼,全都踏倒他。”<sup>[3]47</sup>这种为了实现合理发展而进行的果断行动是引领中国走向光明的意志动力,只有这合理发展得到实现,中国的人才能受正当的幸福。鲁迅正是以这种发人深省的眼光来进行他的现代意识探索的。

#### 参考文献:

- [1]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 鲁迅. 鲁迅全集. 第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3] 鲁迅. 鲁迅全集. 第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4] 徐中玉. 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 [5] 林秀清. 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 Lu Xun's Modern Consciousness

WANG Ji-peng, LI Jin

(Graduate Schoo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Liaoning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Lu Xun's modern consciousness lead China to reconstruct spiritual culture system's adventure, he broke the traditional consciousness rule, thus advocated 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art. Meanwhile he criticized national's inferior, with a view to fire the light of thought revolution, burn the original ancient consciousness of the old China, make the Chinese nation nirvana freshmen, he fiercely criticized the theory of the old school idea, calle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awake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established the brand - new thought kingdom. Lu Xun's modern thinking for China to the modern transition had greatly promoted and enlightening meaning, In Chinese spiritual culture history left eternal one page.

**Keywords:** Lu Xun; modern consciousness; literary transmission; mental revolution; evolutionary concept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李 军)